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十一
至十三



13
849
103



冊府元龜
卷 103
84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四

謀猷

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於外是知調陰陽撫夷夏貞百度叙群倫其注意也
深其責言也重苟非內秉德義發為訓誥始終彌綸
獻可替否以熙帝載凝庶績代天治物俾民具瞻者

哉肇自禹為帝臣首叙六府臯陶稽古備陳九德以
義制事動罔不吉乃至啓沃交修存乎說命寅亮弼
治紀乎周官興邦之言藹然垂裕漢魏而下世有賢
佐或造滕以論機事或奏牘以振群綱周旋慎重式
昭永圖布在方冊煥然可見矣

虞舜在位大禹謨禹稱大大其功謨謀也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

而言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

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

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謂

堯也舜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益曰都帝

考眾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益曰都帝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

神妙無方文經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眷親也奄

天地武安禍亂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益曰吁戒哉傲戒

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

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罔遊于逸罔滯于樂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也

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

疑則勿行道義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于求也失道求各古

人賤之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無怠

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掌戒慎無怠墮禹曰於帝念

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歎而言念重其言為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

平利用以阜財厚生以在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

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帝

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

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伯益爲虞時禹征有苗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

動天無遠弗届贊佐届至也益以此義滿招損說

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帝初于歷山往

于田日號泣于昊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昊天言

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昊天及父母克已自責不責于人負罪引慝祗載瞽叟夔

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悚懼之貌言舜

懼齋莊父亦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况

神况有苗乎言易感舜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

然之遂還師兵入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舞

干羽于兩階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七旬

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

冊府元龜宰輔部卷之三十一三

千五
百里

皋陶為士師為帝舜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道

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所以

行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歎美之重順修其身思為常久之道也惇

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序九族則衆庶皆明其

教而自勉勵翼載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俞以皋陶言為當故拜

受而然之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言任在能安

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安人惠

愛也愛則民歸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佞人亂真充憂其敗政故流放之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巧言言庸違令色言

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充畏其亂政故遷之皋陶曰都亦行有九

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其事某事以為驗禹曰何問九德品例皋陶

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愨愿而恭恪

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直而溫行正而直而

氣溫簡而廉性簡大而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塞實疆而義無功而義

動必合義彰厥有嘗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嘗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夜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

能布日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矣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

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致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翁受敷施九德

成事俊又在官翁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

子如此則浚德治能之士金在官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

言政無非百官皆是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皆

成不為逸豫貪欲之 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機兢兢戒慎業業危懼機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機 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叙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次叙人之嘗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嘗之教使合于五厚

厚天侯伯子男五等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當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

禮以接之使有嘗 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

合恭而和善夫士之服也尊卑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

章各異所以命有德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言叙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

勉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聰明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畏之效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爾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不可不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敬懼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所陳九德以下之

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而美之日 臯陶曰予

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以贊上古行事而言之因

謙辭言之禹美之承以

謙辭言之禹美之承以

謙辭言之禹美之承以

謙辭言之禹美之承以

謙辭言之禹美之承以

益稷禹稱其人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臯陶謀九德故呼禹使以陳

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

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臯陶曰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皆因水災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

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日鮮與益槎木獲

鳥獸民以進食

予决九州距四海濬吹滄距川

距至也决九州各川通之

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日滄滄畝深之至川以入海

暨稷播種

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决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

懋遷

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塩徙山林樹木徙川澤交易其所

積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繇此爲治本

臯陶曰俞師

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禹言受

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安好惡所止慮念幾微

以保其止其輔臣必用直人

惟動不應僎志

僎待也帝先安所必動則天下大應之順

命以待帝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

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近

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

予欲左

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

汝爲布力立治之功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以法象之服制日

月星辰山龍華虫

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虫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虫于衣服旌旗

作會宗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虫為飾

藻火粉米

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

日絺五色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

侯自龍衮而下黼黻士服藻火大夫粉米上得兼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

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反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

審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

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諂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

之臣勅使敬共職眾愚頑諂說之人侯以明之撻以

記之寧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答撻不足者使記職其過書用識哉欲益生

哉

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並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

時正其義而颺道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

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眾賢共惟帝臣帝

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也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帝是

不明遠近不同而進于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

好冊朱堯子舉以戒之傲雪是作罔晝夜頌頌傲戲而為雪無晝夜管頌頌肆

惡無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群也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

丹符元龜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七

舟無度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即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

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故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帥五服侯甸綏要

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

統治以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歸為有

功唯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言天

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商仲虺為湯左相歸自夏至于大垆自三股而還仲

虺作誥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成湯放桀于南

巢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

世以台為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嘗不去口仲虺乃作誥陳義告湯

可無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慙有夏昏德民墜塗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是治不亂言天生聰明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天乃錫王勇智表正

萬邦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王義表天下法正萬邦維禹之功統其故服茲

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俱當循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夏王有罪

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言托天以行雷于民乃桀之大罪帝用不臧

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以明其衆言

為王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

繁多有徒象無 道之世所嘗也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批 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剪除若莠生苗又若批在粟恐彼鋤治歛颺 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

威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是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 迺近也不近聲樂言高簡不迺女色言與罔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

此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勉于德者則勉

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 自已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克寬克

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甲者殺其人奪其餉故

之仇餉仇怨也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 曰奚獨

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該矣 曰奚獨

後予 怨者辭也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俟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久謂初征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 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 推亡固

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德日新

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焉 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微王自勉

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

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自多是人莫好問則裕自而事之 謂人莫已若者亡 之益亡之道

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是鳴呼慎厥終惟其始靡不

鮮克有終故成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欽崇

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

伊尹相太甲作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乙

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終喻月太甲奉嗣王祇敬見

厥祖居位侯甸群后咸在在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以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三公攝冢宰湯有功烈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

災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

賢君言能以德獲災于其子孫弗

皆安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祭不循其祖道故天

商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改祭伐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雲以寬民允懷言湯布明武

祭雲改兆民以此皆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善惡

信懷我商王之德不在初之繇無

欲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立

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居上克

明言理為下克忠事上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人使

必器之嘗如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心嘗

不及恐有過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布求賢哲使

此自立之艱師輔于爾嗣十

丹書元龜 宰輔部

王言仁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敢有恒

舞于宮醜歌于室時謂巫風嘗舞則荒淫樂酒曰醜醜歌則廢德事鬼神曰

巫言無政敢有徇于貨色嘗于游畋時謂淫風狗求也昧

色嘗游行畋獵是謂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

是荒亂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翬親比之

之風俗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過則

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此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

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

濕以墨蒙士例謂下士以爭友僕諫自規正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掌

念祖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言惟上帝不嘗

德是謂可法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

在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爾惟不德

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肆命

陳天命以君徂后陳往右明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

戒太甲云君以戒亡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子人無有親民罔嘗懷懷于

有仁民所歸無嘗鬼神無嘗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

誠信者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德惟治否德亂言

以德則治不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言

危在所任治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明慎其所與治

亂在所法亂在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

君所與之難勉修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風夜庶幾

德而法之天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

登高升遠無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後之事必重難之乃

可無妄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于始慮終于終思始

有言邁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

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鳴

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言

嘗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遇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德

以作咸有一德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大甲曰嗚呼天難諶命

靡嘗以其無嘗故難信嘗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嘗九有以亡

人能嘗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禁不能嘗其德湯則伐而無之夏王弗克庸德慢

神電民言禁不能嘗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迪有命言天不安禁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為天地神祇之主天求一德使伐禁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受天明命享嘗也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爰於也于得九有之眾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

德非天私商而主之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言不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

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始終不衰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材不

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順上布德順下訓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

乃德無嘗師王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善無嘗王協

于克一言以合于能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一德之言故曰

大又曰一哉王心能一德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

之生言為王而令萬姓安此則能保安先王之

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能整齊萬夫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寧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

方能盡其力人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

君所以成功

傳說既相高宗高宗命說總百官在家宰乃進于王

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三

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星二十八宿皆有

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不使有位者逸

治之本故先舉其始

豫民上言立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憲法也言聖王法天而立教臣惟口起羞惟甲冑

起戎甲冑冑兜鍪也言不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

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

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惟治亂在庶官言所官得

亂人則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言非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有其善

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惟事事乃其有

備有備無患事事非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無耻

過作非耻過誤而文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其所行居

則王之政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

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 王曰

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

聞于行汝若不善于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王之誠不以行之為難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

不言則有 王又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舉先

道其盤殷賢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終廢

河沈也其父欲使高宗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自河

知艱若故使居民聞 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于我

無顯明之德也 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于我

若作醴酒爾惟麴蘖

酒醴須麴蘖以成亦言我言汝以成也

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

鹽鹹梅酸羹須鹹酸以和之

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

邁乃訓

交非一人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于古訓乃有所得也

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惟聞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

茲道積于厥躬

信懷此學志則道積于其身

惟敦學半念終始典

于學厥德修罔覺

敦教也教然後知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惟說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

父使列衆官

王曰嗚呼四海之內惟仰朕德時乃風

風文

天下皆仰我德是教汝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

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一言先世長官之臣

乃曰予

弗克俾厥后惟克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

言伊尹不能使其君

如堯舜則耻之若見撻于市故或能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伊尹見一夫不

得其所則以為已罪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人無能及者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

其爾克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于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

說拜

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周召公為太保作旅獒召公陳戒旅獒因獒而陳道義惟克商遂

通道于九夷八蠻四夷慕化貢其方賂九八言非一皆通道道路無遠不及西旅

底貢厥獒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太保乃作旅獒用

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陳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

王慎德以懷遠故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四夷無不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貢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

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

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

誠信其親親之道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錄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

貴在于德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

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

則力盡矣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貞玩人喪德

玩物喪志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為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

接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

器用為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

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嗚呼風夜罔或不勤言嘗早起夜寐嘗勤于德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輕忽小物積害幾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成也

未成一簣是以聖人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乾乾曰夙慎終如始言其能信蹈行此戒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
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况其凡人可以無戒乎其
不免于過則亦宜矣

召公既相維宅作召誥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
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介于

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協和乃可一一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
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為所不可不敬
之德則敬奉其命

矣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
視夏殷

去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
敬德

故歷年數我不敢
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
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
服行之云相兼也殷之

賢王猶夏之賢王所
以歷年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
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

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厥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
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

為監戒繼順其功
德者而法則之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

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
初生習于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

在其初生為政
之道亦猶是也

今王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今天制
此三命

惟人所修脩敬德則有智則嘗吉則歷年
惟不敬德則愚凶不嘗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

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
居新邑維都故惟王其

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

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嘗欲其重民秉嘗亦敢殄戮

用父民亦惟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

元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于天下言法政于王亦有光明上下勤恤其曰

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

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無之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長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

之讐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

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于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亦

臣下受安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于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

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嘗用供待王能永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

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相成王既成維邑王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于周

公求教誨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而祀之予齊百工俾從王于

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典禮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于維邑曰當記人之功尊

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于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

十八

宰輔部

視工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

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

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以往

無若火始燔燔厥攸灼序

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燃燔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

著防之

厥若燹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其順長道及輔國事

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

往新邑倅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

成裕汝永有辭

往行政化于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其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

汝嘗有歎譽之辭于後世

公曰汝惟冲子惟終

口呼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其終

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

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

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

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

惟專其爽侮

言人君惟不後志于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惟慢不可

治理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燹

我惟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于輔民之嘗而用之

汝乃是

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為不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

我所為則天下不赦棄汝命嘗奉之

汝往欽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故如此我其遐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

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成王願周公意請留之自

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

公孺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惟公德明

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

而化于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求為敬

平之政不迷惑于文敬之道以迎太予冲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繇公

徒早起夜寢慎其于而立我童子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公

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祭而巳無所能也王曰公功予小子其退即辟于

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于四方迪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于

公之大功明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公留教道將

政監篤我政事我其今已後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大安文武

衆官委任之言所愛之民王曰公定予往巳公功肅將祗歡公

治之為我四維公無困哉我惟無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必留先去以困

敦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我哉我惟無猷其

安天下事功無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德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

所受命之民是我來成安汝文德之祖文王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于汝大業

所以不得去之孺子來相宅其大敦與殷獻民于汝大業

大厚行典嘗于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今所以來相宅于維邑其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恭敬之王後世所惟先也

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

乃有予且以多事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

孚先我且以卿大夫于御治事之臣得率行先王考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也

朕昭予刑乃單文祖德侔來茲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

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予以秬鬯二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

而致政成王留之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

文武不經宿汝為政當順典當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

殷乃引考過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于汝德

成乃長王侖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

嘗觀我子孫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成王既即政周

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

况王者乎猶然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相小人厥父母勤勞

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

不知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

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

之無所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

世尊其德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大戊嚴恪恭敬

故稱宗畏天命用法度治

民祇懼不敢荒寧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寧自安

肆中宗之享國七

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即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二年不言言孝行者

其惟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必諱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

怠自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

事怨言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季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

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

伊尹放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

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思戡用光起就王位于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于衆民不敢

侮慢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自時厥後立王生

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

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言與小人之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

樂之從言荒淫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或十年或七八季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

樂之損壽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

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

徽柔懿

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

于鰥寡 之人 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朝

至日晏不暇食思慮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 文王不敢樂于遊逸田獵以衆國 文王受命

惟終身厥享國五十季 文王九十七終中身卽位時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 則其無滯

于觀于遊于逸于田 所以不敢過 以萬民惟正之供 于觀遊逸豫

田獵者用萬民當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故自服曰惟今日樂後

教民非所以順天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是人則大有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嘆古之君臣雖若

相安順相教 民無或胥講張爲幻 嘆臣良猶相訓告

有相欺誑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至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

已 有以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

致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四人皆蹈 厥或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

則大自敬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

增修善政 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之 此厥

怨詈則四工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當和悅 此厥

不聽人乃或譁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

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誰惑之言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如不信諂者不長念其為亂罰無罪

不寬綽厥心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舍怒罰殺無罪則

天下同怨讐之叢聚于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亂罰之又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立政言用臣當其周公若

日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

矣不可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嘗伯嘗任準人綴衣

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嘗所長事

嘗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周公曰嗚呼體茲知恤鮮

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數此五者立政之本顛知憂得其人者少顛顛俊尊上帝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于九

德臯陶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

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

君以立政后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謀面

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為官矣謀面

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面見之

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子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禁

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禁

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禁之為德惟乃不

委任是為暴德之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禁

人故絕世無後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昏亂亦于成湯之道得升大 賜上天之先命王以天下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 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就其

之後能就其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言湯所以能

俊事言明德 法象者以能用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

丕式見德 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 鳴

呼其在愛德啓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

愛馬惟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 乃惟庶習逸

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 帝欽罰之

乃俘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天以紂惡故敬罰

有莘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 亦越文王克知三有宅

治萬姓皇天無親佑有德

心灼見三有俊心 紂之不善亦于文武之道大行以

賢俊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言文武知三宅三俊

長謂列祀 立政任人準人牧夫作三事 文武亦法禹

天建諸侯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趣馬掌馬之

任準人及牧治爲 雖小官長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雖左右攜持器物之

必慎擇其人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小臣猶皆慎擇

契臧吏亦 皆捧人 大史尹伯庶嘗言士

之小長以道義爲表幹之臣及 太史尹伯庶嘗言士

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 司徒司馬司

大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司徒司馬司

大士及衆長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 夷微盧

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

烝三亳阪尹 蠻夷微盧之衆師及亳人之歸文王者

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刑房元龜 宰輔部 二十五

文王惟克厥宅心及克立茲當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當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于毀譽庶言及衆刑獄衆

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擇有司是訓用違庶獄庶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

任賢能而巳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亦于武

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不

丕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嗚呼孺子

王矣歎稚子今以為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維用今已往我

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心力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

于我衆獄之事如是則勿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

德之諺以乂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

有咸德之美以嗚呼予且巳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

王矣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

道治衆獄衆慎其勿誤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繇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

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亦于我周文

于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國則罔有立政用

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

者儉人不順于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今文子文

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

獄惟有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詰爾戎兵

以陟禹之跡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四方四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以觀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嗚

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嘗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嘗人不可以

天官有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

繇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汝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于我

國言王獄當茲式有慎以列中用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

求蘇公之比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

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知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五

謀猷 二

漢衛綰為丞相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並言極諫之士縮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僂鹽鐵而舡有笑可罷

魏相為丞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與

同娛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

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

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

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窶發倉廩

賑乏餒遣諫議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寃獄寇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

馬酷酒貯積陳馬以粟米飯馬也貯積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

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

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

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方郡溥災害溥與並同民餓于道路

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

更生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歛猶有乏者

至春怨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

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率繇先帝

盛德以撫海內宣帝施行其策相又數表采易陰陽
及明堂月令奏之表謂標名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

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
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

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之
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

各有嘗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

生者圓故為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
者齊齊者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

方故為矩水為智智者謀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

誠者直故為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
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

華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
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

授民事各依其節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

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艸古草字民不天疾衣食
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亡怨政養不違禮讓可

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

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
 王事之本所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
 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世于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
 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
 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
 傅臣通等議陵王陵通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
 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無禍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

舉春

王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

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

高帝時自有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

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

罷軍卒新從軍而休罷者也

御史大

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

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

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數陳便宜帝納用焉

禹貢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

上又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

後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給其食也今代關東戍

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

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

宦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

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

者伏其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

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

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

威行遂從者從讀日縱者讀日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

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群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

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究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

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善書

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

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

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

於世行雖夫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贗耳朝日以指

物出氣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

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

崇財利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

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

輒行其誅亡但免官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

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

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

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

將隊之物言其便宜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

而大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

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言高祖取天下之難醇

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

誅姦臣遠放讒佞調古誦字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

聲去甲乙之悵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

民皆歸于農如此不懈解讀曰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

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

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

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

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
後漢耿國爲大司馬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較尉
屯五原以防逃亡卒後明帝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
將軍左右較尉如其議焉

第五倫爲司空倫雖峭直然嘗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章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安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群下不

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令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曰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王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
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雒陽者宜皆召
見可因博問四方無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
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

鮑昱為司徒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章帝詔昱問曰旱
既太甚將何以修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
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
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臣欽若等口謂楚王英事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
又諸徒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

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
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張奮為司空值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
登人用機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
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
也臣蒙恩充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嘗侍疏奏卽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
和帝召太尉司徒幸雒陽獄錄囚徒收雒陽令陳歆
卽大雨三日

桓焉順帝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

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帝從之

李固爲太尉質帝初將北上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
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賊發非一帝尚幼少
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後費三分減
一乃從固議

楊賜爲司徒靈帝初黃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
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
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

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
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
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魏王卽文帝時爲司空孫權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
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蜀下郎議曰天子之軍重
於羣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
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湏軍興以成
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峙而後
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
吳之軍無爲先征且兩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

納其計又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群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齊必百日養義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罷文綺以飭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駢駮駟馬六萬餘匹外收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嘗行陵赤軍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軍徭威儀繁富降於三代

通禮中夫所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盡繭粟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贊贊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時之明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大牢之祀群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旣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旣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坪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

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祿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湏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弁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有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

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殺甲放馬而戰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山川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較隊於六軍省其暴繇瞻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亡其勞悅以犯難民亡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校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亦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壘用民之時大魏授命報養之士然後除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群伐腐摧枯未

足以爲喻

賈詡爲太尉文帝謂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蕘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料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陳群爲司空太和中中軍大將軍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爲太祖昔到平陽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鈇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並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群議下真真據之遂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爲宜詔還帝從之蜀諸葛亮爲丞相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備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詘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卽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

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俯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已委之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闇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千餘人突將無前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
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
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
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穰歸蹉跌曹丕
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於成敗利銳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

後

吳顧雍爲丞相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
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
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
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晉王渾爲司空武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
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
及蕩蕩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
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
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

命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
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
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意盡陳聞以明聖指垂心
四遠不復因循嘗辭且察其答對六義以觀計吏人
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
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
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
裴秀爲司空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
使諸卿任職未奏而薨

溫桓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使假黃鉞溫上

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

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并官

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嘗行文案宜

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

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

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

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輔政于時懸象失度亢旱
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謝
玄已破苻堅安奏宜乘釁分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
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

于彭城

南齊褚淵高帝時爲司徒後魏來使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爲軍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帝乃止

後魏咸陽王禧爲長兼太尉上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之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令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千稍三分金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旣逼北行卒聞教武脫生群惑且可停之

崔浩爲司徒時方士初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作蕃以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皇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王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太武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太武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

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嘗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乘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交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梁成滅之國帝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絕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畧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

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左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園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至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里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

曰耳聞不如目見予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愛人金錢欲爲之辭謂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斥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及帝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維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

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相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太武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尉春爲侍中太尉與太宰嘗英等評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春曰今動大衆以滅北敵去都不遠而便旋駕虜必疑我有內難方寒雪兵人勞

苦以經大略體宜便前進帝從之遂渡漢而還

北海王詳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詳與人坐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群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罔之誅道幾深殘寧息徇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爲治之本整綱提日政之大要謹尋奪錄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淹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過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糜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昔黃龔變風不繇削祿張道稱美豈憚貶退緩導之禮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郡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嘗典風謠贖贖案爲考第宣武從之

高陽王雍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綉金玉珠璣遺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婢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任城王澄爲司空孝明初靈太后臨朝澄表上皇詔

丹房元事 諫獻二
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
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云公
私不同所宜正之二曰宜興學較以明黜陟之法三
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不一煩民
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日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
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夕者若非伎作任聽卽
任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簡三長及近親
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
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二長
禁奸不得隔越縣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

虎賁邊方有事蹙可赴戰嘗皮宜遣番兵代之肅太
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
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帶滎陽郡西中帶
嘗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無備者居
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疆幹弱
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之澄
又重奏曰固本宜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
功况今重以南蠻仍獷北妖類結來事難圖勢同往
變脫暴教忽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
之世可以寄安邊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卽將

領兵兼總民職省官食祿於此乎在求還依前增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惡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奸宄絕窺覷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

唐魏徵爲秘書監參朝政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請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恒紇于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徵有勞後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

若爲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寧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終無所及帝善其議時厭恒紇于已薨遽追止之又帝從容謂近臣曰朕披覽史籍見前王之善事皆力行而不逮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而已此於文景之世而不逮之遠也徵進曰今者四夷賓伏天下無事曠古所未有何文景之足論然自古帝王誰不欲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莫能終其善人臣誰不欲追蹤於稷契及

其富貴也莫能竭其心若使君臣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矣帝甚嘉其言

狄仁傑則天聖曆元年爲納言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是時河朔間爲突厥所遭脇者賊平後多懼逆敬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討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卽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繇來重器一顧之勢至死不廻近錄軍機調發傷重家戶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用人不爲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欺因事而起取其髓腦

曾不愧心修築城池繕造兵甲當州役使十倍軍機官私不矜期之必取枷棒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媿辱小人之嘗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嘗性借以唐朝爲喻殷監不遙河北河南時有恭陵之後主司逼迫切不准程一瓦石亂投一時逃散豈不以力窮則怨不畏刑書之至愚皆如此顛幸蒙唐朝見捨今爲大周淳人向無矜怨之恩安有自新之路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

墟化為禾黍此繇恩不曾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
 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
 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前聚
 結臣以邊塵蹙起不足為憂中夏不安以北為事臣
 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
 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
 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暢率
 土歡心諸軍凱旋得以無擾從之

册府元龜卷之三百一十二 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閤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培較釋

宰輔部 六

謀猷 三

唐姚崇先天中為紫微令先是中宗時公主及外戚
 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疆丁
 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
 在心圖澄靈贖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

何充等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費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卽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帝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僞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宋璟爲相開元五年黃門監蘇頌爲紫微侍郎同在相位奏曰十月十四十五日承前諸寺觀多動音聲今傳有使內音聲擬相誇鬪官人百姓或有縛縲此事儻行異嘗喧雜四齊雖許作樂三載猶在過音伏惟孝理深在典故臣等旣聞此事不敢不陳卽日勅所在停之十一月庚戌璟與紫微侍郎蘇頌奏曰悲

曰養病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且國家於孤血窮故老養病至於按此各有司存今遂聚無名之人著收利之使實恐逋逃爲藪隱沒成姦昔仲繇仕衛出私財爲粥以飼貧者孔丘非之乃寢其饋人臣私惠猶且不可國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罷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不許又奏朝集使每至春末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七年二月己巳上封者以興慶池是符命之所里之上字符於聖名池水之源生於朱卯請刻石紀頌頒示天下璟又奏曰徵祥所寶在於聖德興慶休

應宇內咸知須告刻石恐塵大體望宣付國史從之
五月又奏曰陛下屢降德音勤恤人隱此誠蒼生繫
賴明主用心但河北不登或須給貸貴在用遍省於
差科共遵程式又考使去日恩勅再三若有饑弊隨
使賑廩山東蒸黎德施溥洽又頃者緣農桑在候恐
囚繫尚多徒已下刑並責保放唯流歾等色則情不
可寬古人慎赦義在存法恐今有言事者未能細知
直以月蝕修德或云分野應有災祥因而多言異惑
上聽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
遠此謂修德也圖圖不撓甲兵不興理官在平不以

深苛爲獄軍將慎舉不以輕進邀功此所謂修刑也
尙時所陳皆朝廷常已留意縱日月慎盈滿將因此
而致福必指期而有應且君子耻言浮於行故曰予
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望以至
誠動神不要制書類降其京城諸司及府縣繫囚仰
重臣等卽准勅與所由參詳處分帝報曰在於朕躬
庶事戒慎天下或恐不稱所望卿爲朕耳目焉上天
降省良有以也深輔朕之不逮

郭子儀爲中書令代宗大曆十年二月奏曰臣伏以
魏博相衛河陽三城陝州等軍吏不寧須速安撫言

甚切至帝甚然之

楊炎爲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得計其盈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帝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

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取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官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在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咸稱之

柳渾爲相貞元三年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召市入馬以討土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賤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加責罰亦可懲勸從之

陸贄正元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德宗俄又宣旨曰外議以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論奏曰臣實頭脚一無

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已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寮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媿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以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關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

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典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群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况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

有限極必不能徧諳諸事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瀆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爲諂授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夫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諂雖則秉鈞不一或自徇情亦繇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知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瀆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爲愈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擇寮屬所揀旣少所求亦精得

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嘗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官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頗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

前臨朝欲收人心允務授權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肯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名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迫於往時蓋繇寶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

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大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吏必愈於末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以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析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帝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趙遵翁爲相深於理道嘗議以爲政之本選賢才敦節儉薄賦欲寬刑罰每對殿之際必再三奏之貞元

八年表上審官六議曰臣謬登宰府四年于茲恭承德音未嘗不求賢爲切至于延薦職在愚臣雖當代天之功且乏知人之鑒漸積歲月孤負聖朝無補王猷有妨賢路况多疾憊兼慮闕違頃奉表章備陳肝膽陛下以臣性拙近真身病可矜不棄尋微尚加委任自此思省報效尤難莫副堯舜之心空懷尸素之懼伏惟陛下法象應期聖神廣運雲行雨施皆發自然訓誥典謨悉經會覽臣所以不敢援引古昔上煩天聽且以用人之要願申鄙見復念稽顙丹陛仰對宸嚴書訥易窮遽數難辨理詳則塵黷頗甚言畧

則利害未分若默以求容苟而竊位縱天地之仁幸免在外中之責何逃非陛下用臣之意也其所欲言者皆陛下思慮之內臣但以頂戴恩造不知所爲身被風毒漸憂沉痼是以懇懇勤勤切於愚誠也臣聞開元貞觀之際宰輔論事或多上書所冀獲盡情理今臣酌前代之損益體當時之通變謹獻審官六議伏惟間宴賜其省覽其大指議宰臣曰宜博採衆賢用爲輔弼今中外知其賢者伏願陛下用之識其能者任之求其全才不可得也議進用廢官則曰異同之論是非難辨由考課難於實効好惡雜於衆聲所

以訪之彌多得之彌少選之彌切慮之彌難屬首臣因論求才選士古今爲難拔十得伍賢愚猶半陛下謂臣曰何必五也十得三斯可矣聖主思賢至是而宰臣不能進之罪也進賢在於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棄小瑕隨其所能試之以事用人之大綱也議京諸司闕官則曰當今要官多闕開官十無一二文官武官任用資序適遷要官本以才行開官多因恩澤朝廷或將任使多擬要官要官則人少闕多開官則人多闕少明當選拔者轉少在優容者轉多宜補闕員務育材用夫大厦永固是梁棟榱桷之全也聖朝

致理亦庶官群吏之能也議中外考課官則曰漢以
數易長吏謂之弊政其有能理者輒增秩賜金或八
九年十餘年乃入爲九卿或遷三輔功績茂異遂至
丞相其間不隔數官今陛下內選庶僚外委州府課
績高者不次超昇致理之法無踰於此臣愚以爲黜
陟宜立年限若所居要重未嘗遷徙就加爵秩其餘
進退令知褒貶之必行遲速之有嘗如績在中等年
考及限與之平轉中外迭處歷試其能使無苟且之
心又無滯滯之慮議舉遺滯則曰官司旣廣必委宰
輔宰輔不能徧知又詢于庶官庶官不能徧知又詢

於衆人衆聲囂然守有臧否十人舉之未信一人
之可疑殆至于今茲弊未改其所舉所毀亦盡愛憎
也若不於審實而承聲言之大凡嘗人之心以彌人
之善爲情以攻人之過爲直苟有除授多生謗議繇
是宰臣每將薦用亦自重難日往月來未副聖意宜
須聽時論所舉多者先用必非文故皆不棄之議擢
用諸使府僚屬則曰諸使群吏各自精求務於得人
旣經試效能否可知擢其賢能置之朝列或曰外使
須才固不可奪臣知必不然也屬使府實介每有登
朝本使殊以爲榮自喜知人且明公選任凡才能之

王各位未達多在方鎮日月在上誰不知之思登闕
廷如望霄漢宜須博採無俾久滯帝荅曰朕端拱虛
懷精求至理弼違獻可允屬台臣卿道著直方識遠
今古思振淹滯以叙彝倫罄竭謀猷裁成議列志在
裨贊實沃予衷克彰奉職之誠深得大臣之體再三
省閱良多嘉重焉本自重錄曰出及來未聞聖教
賈耽爲相貞元十六年九月義成軍節度盧群卒甲
戌以尚書左丞李元素爲義成軍節度鄭滑等州觀
察營田使耽奏曰自今以後諸道節度缺但自朝廷
除者莫無他慮若於軍中擢用必有向背喜懼者人

心固不安帝以爲然及蔡州吳少誠拒命以鹽夏兩
度使韓全義討之兵敗耽奏曰全義五樓退軍賊不
敢追赴者應望國家恩貸伏恐須開其生路帝是之
詔雪少誠

杜黃裳元和初爲相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言
德宗朝每方鎮死多先命中使探其軍情至則納其
副俸及大將厚賂歸稱其美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
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緡以法度整肅諸
候則天下何憂不治帝然其言繇是用兵誅夏屬之
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啓其

衷也又帝謂宰臣曰朕嘗覽前史見歷代帝王或怠於聽理或親於煩政互有得失其理安在黃裳對曰帝王之務在於修己簡易擇賢任之宵衣旰食以求人曠捨已從人以務厚下固不可怠肆安逸然事有綱領大小當務知其遠者大者至如簿書訟獄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秦始皇自程決事見喉前代諸葛亮霸國之相耳二十罰以上皆自省之亦爲敵國所誦知不久堪魏明帝欲案省尚書疑事陳矯稱其不可隋文帝日昃聽政每令衛士傳食太宗皇帝亦笑其煩察則爲人上之體固不可代下司職但

擇人委任責其成功賞罰苟信誰不盡心傳稱舜七德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誠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豈與勞神疲體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語哉但人主嘗患在不能推誠人臣之弊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詐體貌或虧欲求共理自然難致苟去此弊何患不至於理帝深然其言

武元衡元和爲相詔追浙西節度使李錡錡稱疾請醫理俟嚴一入朝帝以問宰相鄭綱請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旣許之卽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天下屬耳目焉若使姦臣得遂

其私則威令從此去矣帝曰遽追之綺果計窮而反李吉甫爲相憲宗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爲急吉甫對曰爲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臻於致理然國以人爲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實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撫列郡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爲蠹實甚由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爲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未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在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慎擇加以更代促遽人無安志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爲弊聖慮

所及實窮政本伏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苟且之心帝深然之時京城諸僧有以請莊磴免稅者吉甫奏曰錢米所徵素有定額容緇徒有餘之力配貧下無告之氓必不可許帝不止

李藩爲相元和四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李藩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蓋足用必繫於儉約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滯心俗日敦本百姓旣足君飢與不足自然府帑充羨稼穡繼登若或人君力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

乏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然國貧家困盜賊乘隙而作矣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躬尚勤儉自當理平伏願以知之爲非難保之爲急務宮室輿馬衣服器玩必須損之又損示人變風則天下幸甚帝曰儉約之事是我誠心貧富之繇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倘有踰濫極言箴規此固深期於卿等也藩等拜賀而退

權德輿爲相元和五年憲宗謂宰臣曰朕以禁中舊殿歲久傾危欲漸修葺緣國用未足每務簡儉至於車服飲食亦畏奢侈不知竟可營造否德輿對曰仲

尼謂大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爲無間言漢文帝欲起露臺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曰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於是遂止是以文帝之代四海富庶俗知禮讓今陛下至誠恭儉有過前王實天下幸甚

李絳爲相元和七年憲宗謂宰臣曰人之行事嘗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改復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古之聖人皆所不免故天子置輔弼之任有諍臣七人皆選正直端莊之臣以備其選規主以道德勉主以公正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

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王或過舉則諫以止之
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胥交相爲用以致康寧
此亦當理非難遷之事但矜得惜失嘗情所弊古人
貴改過不吝從善如流良爲此耳陛下以上聖生知
研慮幾道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伏聞聖語益慙愚瞽
然無代無賢在用之與否耳昔燕昭王築臺以待賢
士卽隗首進請自隗始則四方之賢聞風而至臣等
雖以至愚下觸明聖苟不拒愚言同於訶芻蕘嘗嘗
今日則真賢將至直諫競啓矣帝曰朕之不明以
於聖然擢用卿等唯冀直諫必當盡心無隱數進若

且之言社稷是賴非余敢私也絳等蹈舞拜謝而
憲宗又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絳
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徹通於天下之理因
周三川之震云天地之氣不過其序人亂之也人政
乖錯則上感陰陽之氣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昇於是地震又孔子修春秋所紀災異先地震曰
蝕蓋地載萬物日爲君象政有感傷天地見責書之
示戒用儆後王伏願陛下勉保虔恭之誠動以利萬
物綏四方爲慮則變異自銷休徵可致也帝深然之
常貫之爲相元和中以淮西之後鎮州盜發輦下殺

宰相武元衡傷御史大夫裴度及度爲相二寇並征
議者以物力不可貫之請守鎮以養威攻蔡以專力
憲宗方急於太平未可其奏貫之進言陛下豈不知
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應齊趙同惡德
宗奉天下兵命李抱真馬燧急擊之物力用屈於是
朱泚乘爲亂朱滔隨而向闕致使梁漢爲府奉天有
行營皆陛下所聞見非他不能忍待次第速於撲滅
故也陛下獨不能寬歲月俟拔蔡而圖鎮耶帝深然
之

崔群爲相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憲宗顧謂群曰師
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卽僕
叔也雖云逆族若量罪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爽雖
抵嚴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之族也今其
子女俱在掖庭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群對曰
聖情仁惻罪止元克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照
之道於是師古妻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爽妻
常氏及男女先沒掖庭並釋放其婢奴資貨皆復賜
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
長孺母劉求哀於宰相群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
老年乃曰朕將屈赦長孺何如群曰陛下仁惻赦之

當速令中使宣諭如待正勅卽無及也長孺竟得免
死長流群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其年帝謂宰臣曰
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委者必合悉心
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
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
編錄古今疑謗類昨以披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爲
鑿戒群等奏曰情無曲直辨之至易稍涉欺詐審之
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誠以
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鞠獄皆聽三訊慮其冤
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

何繇致蔽僞也陛下覽今古惑聽之說以廣聰明
往知來實天下幸甚時欲收復河湟國用不足郡
長吏繇是希旨往往摺拾自爲進貢會處州刺史苗
稷直進羨餘錢七千貫群請下令却賜本州代貧
戶稅錢過茲時獎物論歸之

裴度爲相元和四年憲宗嘗與宰臣議及人臣事主
當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朕甚惡之度
對臣聞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故君子小人未有無徒
者但君子爲徒則是同德小人爲徒則是朋黨此是
外甚相似中實相遠在聖主觀其所行之事以辨之

度等退相賀曰聖上今日論君子小人之事可謂誠言是則聖主以爲難辨則易矣以爲易辨則難矣今陛下以爲辨之難則君子與小人彌當自區別矣他日幸臣或以當今利病欲有所釐改及陳爲臣事君之道帝必往復詰問旣盡理之後則曰凡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旣爲朕言當須行之勿空陳說而已宰相起而對曰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爲難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臣等敢不鼎厲以副天心然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臣等亦願陛下每言之則行之耳帝大悅十二年以楊元卿授蔡

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行改授光祿少卿初朝廷此令元卿與李愬會議於唐州東境選要便處權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歸順者便准勅優恤必令全活旣而召見元卿遽奏請借度支錢及言事頗多不合旨度亦以諸將討賊三年功成在旦暮如更分土地與元卿卽慮相侵生事故罷前命而改授焉

寶曆二年四月乙丑送幽州春衣中使內養楊文瑞流崇陵李孝溫元陵艱難已來朝廷春衣嘗命中人賜方鎮及將士時服今春衣所賜幽州時服朱克融嫌疎弱執中使以聞帝特優容別命中人宣諭仍更

賜衣服楊文端等先是克融晉春衣使又奏云伏聞陛下欲幸東都今請將兵馬并丁匠五千人赴東都修理宮闕迎候車駕又奏三軍今季無春衣擬於朝廷請一年春衣約三十萬端疋方可足用不然三軍不安帝覽表召宰臣等問如何處分爲宜我欲遣一重臣宣慰兼便索春衣使得無度對曰克融本兗族無故又敢悖慢必將滅亡陛下不足爲慮譬如有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擲但不采顧自然無事此賊只敢於巢穴內無禮動必不得今亦不要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

至彼稍失去執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卿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已令科處所請兵馬及丁匠五千人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不得今欲直挫其姦意卽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廩料得此語必悻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理事在在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事比來朝廷或有賜予皆緣徵發須至優恩若尋嘗則無此例我國不惜三二十萬疋物只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卿宜知悉只如此處分卽得陛下更

不要介意帝從之遂進詔草及詔到後皆如度所料

元府元龜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元府元龜', '詔草', and '詔到']

